

这是今天黎明。太阳还没有出现，但是天空的四边已经亮了，黑暗从天空的中心落在大地上，浓浓的。

房间里除了你一人以外不再有什么。她的躯体消失了。她与你的区别由于她的突然消失得到了证实。

远处，在海滩上，海鸥在渐渐消逝的黑暗中尖叫，它们已经开始啄食淤泥里的虫子，搜寻落潮后留下的沙堆。饥饿的海鸥在黑暗里疯叫，使你突然觉得以前从来不曾听到过。

她不会再回来了。

她离开的那个晚上，你在一家酒吧讲这个故事。你一开始讲，好像没什么不好讲的，然后你放弃了。后来你又笑着讲得仿佛这故事是不可能发生过的，或者好像可能是你自己编造的。

第二天，你可能一下子察觉房间里少了她。第二天，你也可能盼望看见她在这里。对你以陌生人的身份出现，在你奇特的孤独状态中。

可能你在你的房间外面，在海滩上，在露天咖啡座

大概很不相同。如此惊人地相似(微笑)，所有的人仍然这么说，但却各不相同。

微笑。默契。但仍然不动。

她：别人如果了解这个故事会说：“他，他绝不可能离开她，所以她才会考虑离开他。”他们会说：“他是孩子中的老大，比她大五岁，阿加塔是老二，你们想想吧，因此他习惯于为弟妹们做出决定，他怎能想到她不让他事先有任何察觉就离他而去呢。”

模仿片段过去了。他们仍然不动，但慢慢地回到一种觉醒，回到讲述这种爱情而感到的幸福。

他：另一些人会问：“即使是有罪的爱情，他也不让他事先有任何察觉？”（停顿）

她：是的。另一些人会回答：“是的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。”

他(重复)：罪恶的爱情。

长久的沉默。

他：您呢，您怎么看我的不愿离去？

她：我与您一样。我不指明原因。

他：求求您了，帮帮我。

她：我在帮您。我离去，我在帮您。

他：的确。

她（微笑）：在这一点上，我们完全一致，对吧？

他：是的。（微笑）公认的、典范性的一致。

她：无法改变的一致。（痛苦的微笑）没有这种痛苦我们该怎么办？……没有这种分离……这种痛苦……

他：没有空气……没有光……我们该怎么办……

她：我们该怎样用空气……用光……如果没有这个知识，就会一同屈从于它们。

他（停顿）：我的爱。阿加塔……我的妹妹阿加塔……我的孩子……我的身体。阿加塔。

他们在流泪。

弃的明显的力量。谈话再次继续。

他：您最近交上的、爱上的那个男人，许多人向我谈到他。

她：他们说么？

他(笑着)：他们说：“您妹妹真丢脸，和他公开露面，亲吻他，说话时靠得那么近。哪里都能看见他们，在大路上、汽车旅馆里、剧院里、夜里在巴黎酒吧里……”

沉默。他们相互看着。笑声停止了。

他：听我说……听我说……有时爱情会死亡。

他们相互稍稍靠近。他们停在近处但彼此接触不到。她不回答。

他：如果您爱他……哪怕只是很短的时间，几个星期，几个夜晚，而不是在几个夜晚仍然爱我……那您要告诉我。
(停顿)

的沉默。她从窗口望出去，海滩，大海。

她（几乎漫不经心地）：真怪，突然这种天气……这么暖和……突然……几乎是好天气……几乎炎热（停顿）仿佛夏天又回来了……

他一动不动，再次心不在焉，闭着眼睛。沉默。她仿佛突然感到不安。

她：我在跟您说话哩。（停顿）我刚才在跟您说话。

沉默。

他：我听见您了。（停顿）那时您的确很天真，还那么年轻，对您的优美所产生的影响一无所知，对您的身体的无限魅力一无所知。那时您很美，人们说您美，您看巴尔扎克。您是海滩上的光彩，而您对这光彩并不在意，就像孩子对自己的傻事不在意一样。（停顿）天气的确非常舒服，尤其是冬天就要来了，我们的爱情将作痛苦的远行，

他：您几天前满了十八岁。

停顿。他们都转过头去，彼此承受不了对方的目光。

他：突然间来了这个消息：我妹妹长大了。我妹妹阿加塔十八岁了。

沉默。

他：我们的母亲告诉我这件事。她写道：“你应该回来看看她。她突然间很美，你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看来她自己并不知道。你知道，她好像愿意后知后觉。她小时候有时避开我们，你记得吗，现在她避开她自己。”

沉默。他们仍然不看对方。仍旧是那种平和。

她：您和夏朗特的一位姑娘订了婚。当时您二十三岁，刚念完大学。您一个人住。夏天您再来阿加塔别墅时只住